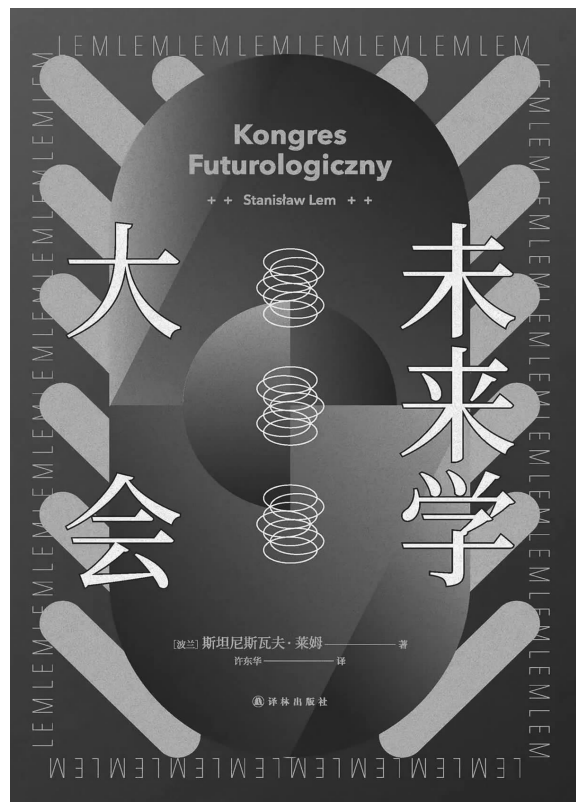


# 未来学家们会聚在纽纳斯



《未来学大会》

[波兰]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著 许东华 译 译林出版社

第八届世界未来学大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说实话，要不是塔兰托加教授明确指示我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根本不会去纽纳斯那种地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年头，太空航行只不过是逃避地球上各种问题的手段。换句话说，你飞往群星的时候，暗地里会希望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地球上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我确实无法否认，不止一次，尤其是从漫长的旅程返回时，我焦虑地往舷窗外张望，只是想看看我们的星球有没有变成一个烤焦的土豆。所以我没有跟塔兰托加争辩这一点。我只是提到，其实我算不上未来学的专家。他回答说，其实没什么人知道水泵怎么操作，但我们一听到有人吼“把住水泵”，就绝不会袖手旁观。

未来学协会的理事们早已选定哥斯达黎加作为他们每年大会的举办地，而今年的大会专门讨论人口爆炸问题，以及怎样有效控制人口爆炸。哥斯达黎加目前号称人口增长率全球最高；也许光是面对这个现实，就能迫使我们激活思维，得出些高妙的结论。当然，有些愤青注意到，只有纽纳斯这家新建的希尔顿酒店有足够空房来接待所有这些未来学家，以及数量两倍于此的记者们。鉴于这家酒店在我们会议期间被彻底摧毁，我说一声此处服务绝对一流，应该没人会觉得我是个托儿。作为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我的评价还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说真的，要不是责任感驱使，我才不会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到外太空去受那种煎熬。

哥斯达黎加的这家希尔顿酒店扶摇直上106层楼，下方是四层楼高的平坦底座。底座附楼的平顶上，有网球场、游泳池、日光浴室、赛车道、旋转木马（兼作轮盘赌的大转盘之用）。还有画廊射击场，你在那里端起枪，想打谁就可以打谁——的肖像，只要提前24小时预约就行。还有一个露天剧场，装备了催泪喷雾龙头，以防音乐会的现场观众失控。我分到的房间在100层，往下只能看到带蓝色调的褐色雾霾，盘旋在整座城市的上空。房间里有些设施让我困惑，比如说那个碧玉翡翠铺成的浴室，角落里居然斜靠着一根十英尺长的撬棍；还有衣柜里那件卡其布迷彩斗篷，以及床底下那袋压缩饼干。在浴盆那一头，浴巾边上挂着好大一盘标准登山索。我走到门前，给那个超级耶鲁锁加上三重锁的时候才注意到，门上还有张卡片，说的是：“本房间保证无炸弹。酒店经理留。”

众所周知，当今有两种学者，一种静如处子，另一种动若脱兔。前者遵循老传统，只会伏案研究；后者到处溜达，参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国际会议或论坛。后面这种学者很容易就可以辨认：西装翻领上总是别着一张名片，列出他的名字、职称和所属大学；口袋里总是塞着往返航程表；皮带扣和手提箱搭扣总是塑料制品，绝不会是金属，以免在安检时触发警报。这些动若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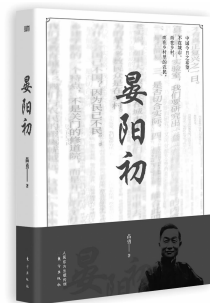
兔的学者们为了跟上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总是在公交车、候机室、飞机上和旅店酒吧里苦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熟悉地球上最近的习俗，在曼谷、雅典和目的地哥斯达黎加机场先后触发了警报，因为我口腔里有六处合金填料。我曾计划在纽纳斯把合金填料换成陶瓷，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让这计划泡了汤。至于那些登山索、撬棍、压缩饼干、迷彩斗篷之类的东西，有位美国未来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耐心地跟我解释说，如今的酒店在安保方面所费的心思，是史无前例的。上面说的每一样东西，只要放在房间里，就能显著增加房客的生存机会。我当时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多么愚蠢。

大会的正式议程，要第一天的下午才开始。当天上午我们都收到了完整的会议日程表。日程表印刷精美，装订优雅，满是各式各样的图表。特别让我好奇的是其中一本天蓝色的压纹票券，每一页上面都敲了个“性交一次有效”的印章。当今的科学会议，显然同样受到人口爆炸的困扰。既然未来学家数量的增长与全人类人口的量级成正比，未来学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挤和混乱。口头宣读论文已经没戏了，大家得事先通读论文。当然，当天上午本来就没时间读什么东西，因为酒店招待我们免费酒精饮料。这个小典礼总体还算顺利，除了有人向美国代表团扔了几个烂番茄。我一边嚼着马提尼，一边听合众社知名记者吉姆·斯坦特说道，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一名领事和一名三等专员今天凌晨被绑架了。绑架者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来交换那两位外交官。为了表明他们是认真的，那些极端分子已经给大使馆和各政府部门送去了人质的一些牙齿，还威胁要升级解剖部位。然而，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破坏上午这场聚会和谐友好的气氛。美国大使本人就在场，还发表了一段关于我们需要国际合作的简短演讲。演讲很短，而且有六名壮实的便衣特工护在他周围，始终拿枪指着我们。这让我很不安，尤其是我身边那位皮肤黝黑的印度代表为了擦鼻子，伸手去后裤袋里掏手绢的时候。事后未来学协会的官方发言人向我保证，当时的措施是必要且人道的。现在的保镖装备的都是大口径、低穿透力的武器，也就是民航飞机上的安保人员配备的那种，以免危及无辜。早些年曾有许多次，打倒刺客的子弹随后又打穿了五六个人，而那些人与刺客无关，只是凑巧位于刺客身后。只不过，突然看到身边的人被重火力撂倒在地，实在是不怎么愉快，何况这事完全出于误会。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双方交换外交照会，并且在官面上表达了歉意。

不过，与其琢磨人道主义弹道学的棘手问题，还不如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整天都没机会熟悉会议材料。当时匆匆换过溅了血的衬衣后，我前往酒店的餐厅吃早餐。我通常不会特地出门吃早餐，但我的习惯是早上要吃一个半熟鸡蛋，而按这酒店建造的格局，要把半熟鸡蛋送到这里来，那鸡蛋已经凉得令人作呕了。毫无疑问，这要归罪于大都市酒店不断扩张的规模。要是厨房距离你的房间一英里半，那蛋黄无论如何也没法保温。就我所知，希尔顿的专家们确实曾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弄个超音速移动的机器侍者，但这种密闭空间里的超音速声爆，显然会震破所有人的耳膜。当然，也可以让自动厨师把生鸡蛋送过来，然后让自动侍者在你房间里把鸡蛋煮到半熟，但那最终会导致旅客自带鸡笼出入这个酒店。所以，我还是出门前往餐厅了。

这种酒店95%的住客都是来开会的。如果是自己来玩的游客一翻领上不会别着名片，手里也不会拎着塞满会议日程和备忘录的手提箱——那和沙漠里的珍珠一样稀罕。除了我们这个会以外，同时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会议还有学生抗议活动资深组织者全会、自由文学出版大会，以及火柴盒收集者大会。按规定，同一个组织的会员一般会分到同一层房间，但酒店方面看来是为了向我致敬，给了我一个100层的房间。这一层楼自带棕榈树林，林间有个女子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精妙绝伦的脱衣舞。本来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些福利，但不幸的是，没有别的空房间了，我也只能客随主便，他们安排哪儿就住哪儿了。我在那一层的餐厅刚落座，就有一个肩膀宽厚的家伙从肩上取下一把厚重的双管猎枪，把枪管顶到我鼻子下，嘎嘎笑着问我，这把“教皇杀手”怎么样。这家伙一脸乌黑发亮的络腮大胡子，从胡子上简直可以读出他最近一周的菜单。我没明白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也知道最好不要多嘴。

## 晏阳初遇到一件大事



《晏阳初》苗勇著  
东方出版社 2021年9月

### 内容简介

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人被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本书以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主线，以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探索为复线，以爱国爱家爱众生为辅线，生动讲述了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传奇人生。

平民教育运动仍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定县试验也按部就班地推进着。

5月10日上午，平民教育总会办公楼里，代理总干事陈筑山正在和几位部长商量着近几天的工作。门卫老人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满脸的惊恐。一见到陈筑山，便大声叫道：“不好了，陈先生，不好了，大楼被官兵围住了……”

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其中一个队长模样的人恶狠狠地嚷道：“谁是晏阳初，赶快站出来！”

宪兵队长用恶狠狠的眼光盯着从办公室走出来的陈筑山等人。

陈筑山抬了抬手，示意大家不要冲动，自己走上前去，语调平和地说：“真不巧，晏先生到天津去了，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你们找晏先生什么事，告诉我，他回来后我亲自向他转达。”

“他言论张狂，司令要逮捕他。”

宪兵队长一示意，十几个手持长枪的士兵便将平民教育总会一群文弱的知识分子围在了一起。又有许多士兵涌入《农民报》编辑部，搬出了里面的东西，并在门上贴了封条。

陈筑山看了看身后的同事，每个人都神色安定地沉默着，对眼前的混乱场面，没有一个人慌张。陈筑山心里清楚，一定是昨天发表在报纸上的纪念国耻的文章刺痛了当权者的心。5月9日，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爱国的报纸上都会刊登爱国抗日的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勿忘国耻，革故鼎新。《农民报》也刊登了相关的文章，有几篇还是平民教育总会各个部长亲自撰写的。

“把晏阳初交出来！”宪兵队长厉声喝道。

陈筑山态度凛然地高声说道：“我已经申明过了，晏先生不在北京，我是代理总干事，你们要抓人，就抓我好了。我叫陈筑山。”

陈筑山一步跨到宪兵队长面前，神色从容凛然。

“有什么事，抓我们好了。”平教总会同人们纷纷大声说。

宪兵队长狠狠盯了陈筑山两眼，见他丝毫不惧，气急败坏地嚷道：“带走，给我押回去，统统带回去！”一边说，一边推搡陈筑山。

“不劳你大驾，我自己会走。”陈筑山挡过宪兵队长的手，又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一脸坦然的同志们，说道，“大家放心，我去去就回来。”

说完转过身，向前边大踏步走了出去。同事们都跟在后边默默地走着，没有人说话。

……

又是一个晴天，气温日渐升高了，阳光已经有了几分刺眼。正午的骄阳下，渐长的日头已经能烤痛行人的脊梁。

火车缓缓地驶进了北京西站，晏阳初坐在窗前，气定神闲地看着车窗外慢慢向后移去的楼房、店铺以及匆匆奔忙的行人。

这次去天津，事情办得很顺利，去美国的护照已经办好了，他还顺便调查了一下在天津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的情况，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火车一停稳，晏阳初就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了下来。远远地就看见熊佛西在车站出口处张望，他身边还跟着几个同事，也在四处张望。

晏阳初心里很温暖，快步走了过去。熊佛西见了，几步跟上来，接过他手里的行囊。晏阳初正要开口说话，被熊佛西低声止住了。

“晏先生，出大事了，你先莫出声，怕周围有探子。”

熊佛西一边说，一边示意身后的同事围住晏阳初，形成一个包围圈，几个人一起走出车站。

“什么事？”晏阳初一脸疑惑。

摘自《晏阳初》，标题为编者所加

### 内容简介

这是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科幻小说。伊扬·蒂赫去参加第八届未来学大会，讨论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不料却误服致幻药物，穿越到一个未来幻象中。那里的人们消灭了贫穷与疾病，平安喜乐地生活着，可蒂赫却始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 作者简介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1921—2006)

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当过汽车技工，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创立波兰宇航协会。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等。作品多聚焦哲学主题，探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智慧的本质、外星交流，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等。1996年被授予波兰国家奖章“白鹰勋章”，波兰第一颗人造卫星以他的名字命名。